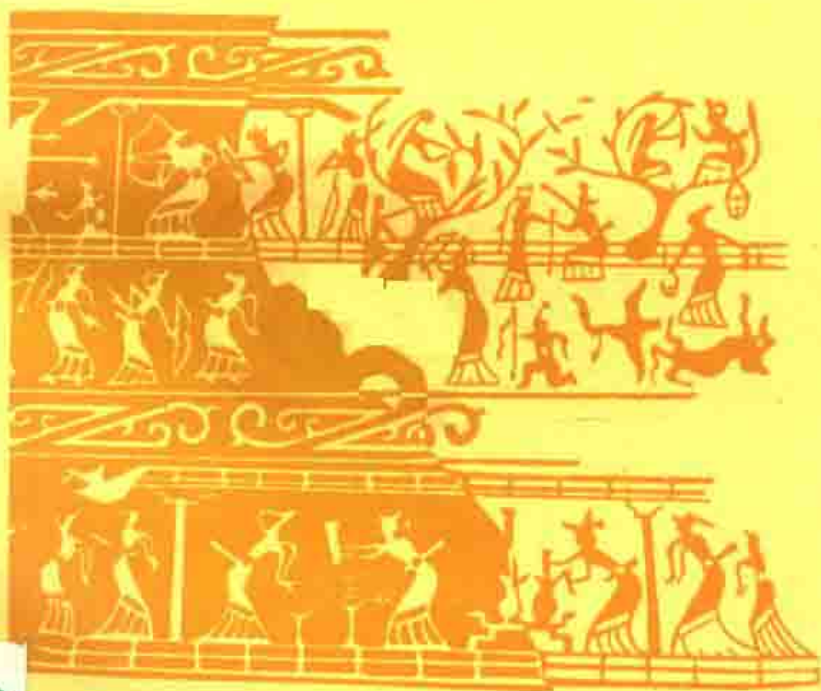


文史知识文库

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

童庆炳 著



092

文史知识文库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

童庆炳 著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柴剑虹

文史知识文库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

童庆炳 著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63/8印张·2插页·127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定价：3.95元

ISBN 7—101—00909—3/G·27

写在《文史知识文库》之前

这套书本来是以“文史知识丛书”的名义出版的，现在改成“文史知识文库”。“丛书”改成“文库”，目的是使这套书容量大一些。把这套书编得更充实、更丰富，不仅容纳《文史知识》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还要容纳《文史知识》未能刊发的好内容。我们的计划是深入浅出地、重点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丰硕成果。

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科学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国人民重振雄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酝酿着新的崛起，新的振兴。

在这一巨大变革中，在计算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超导体、遗传工程等纷至沓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深深感到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如此的丰厚，以至于我们伴随着一项现代科技的伟大胜利，几乎都要想起我们的前人，想起为我们编写了中华民族灿烂篇章的人们。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宇宙世界的期待。这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这是我

们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凝聚、发展、强盛的力量。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总离不开我们站立的祖国大地。我们都是伟大祖国的儿女,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对我们祖先繁衍发展的土地,怀有深切的挚爱之情。爱她,了解她,同时研究她;在了解她、研究她的过程中渗透着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念。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重新崛起的决心,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我们一定会更准确地找出精华,区分糟粕,在看来杂乱无章、盲目被动的历史表象中,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创造活动服务,为我们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服务。

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作者和我们一起编好这套文库,共同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目 录

第一辑 古代心理诗学

从“物理境”转入“心理场”

——“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心理学解……………(3)

美的极致与“格式塔质”

——浅议“气”、“神”、“韵”、“境”、“味”的超越性……………(12)

有所“吐”才能有所“纳”

——“才、胆、识、力”作为诗人的心理结构……………(21)

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

——“穷者而后工”说的心理学内涵……………(29)

胸次淡泊与美的发现

——“虚静”说浅释……………(37)

寻找艺术情感的快适度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新解……………(45)

情感的二度审美转换

——“情景交融”说浅释……………(52)

诗的潜在次序的发现

——释“无意于佳乃佳”……………(61)

刹那间的直接把握

——“即景会心”与艺术直觉……………(69)

出路在于超越语言

——如何摆脱“言不尽意”的困境·····(77)

拔地倚天 句句欲活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理论意义·····(85)

有限向无限的生成

——“含蓄”与“简化性”·····(93)

诗美常在咸酸之外

——“味外之旨”臆解·····(102)

第二辑 心理美学散步

从“断片的人”到完整的人

——谈现代人的审美需要·····(113)

主体心理意象的诗化

——谈审美联想·····(122)

心理定向与美的幻觉

——谈审美投射·····(130)

与天地万物相往来

——谈审美移情·····(138)

换另一种眼光看世界

——谈审美心理距离·····(146)

心灵与自然的沟通

——谈“异质同构”·····(154)

欲望的替代性满足

——谈审美升华·····(161)

返回人类精神的故园

——谈心理原型	(169)
审美中的苦难与甘美	
——谈审悲快感	(177)
陋劣之中有至好	
——谈审丑快感	(186)
后记	(194)

第一辑 古代心理诗学



从“物理境”转入“心理场”

——“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心理学解

我国古代的诗学理论是一座丰富的宝库，人们从中可以不断地发现一些被忽略的却是极有价值的瑰宝。王无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从《物色》篇中挑出“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八个字加以缜密深论，发前人所未发，深刻地揭示了创作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极有见地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写道：“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王元化说：“‘物’可解释作客体，指自然对象而言。‘心’可解释作主体，指作家的思想活动而言。‘随物宛转’是以物为主，以心服从于物。换言之，亦即以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为主，而以作为主体的作家的思想活动服从于客体。相反，‘与心徘徊’却是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换言之，亦即以作为主体的作家思想活动为主，而用主体去锻炼，去改造，去征服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刘勰认为，作家的创作活动就在于把这两方面的矛盾统一起来，以物我对峙为起点，以物我交融为结束。”不难看出，这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解释的。下面我想从心理学的角度作点解释。创作中的心、物关系，或者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诗歌创作中一大难题，值得

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讨论。

现代心理学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关于“物理境”(physical situation)和“心理场”(psychological)的联系与区别。这个问题早在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冯特那里就提出来了。他的忠诚的学生、构造主义学派心理学家铁钦纳则对此进行了精辟阐述。他认为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物理世界，一个是心理世界。物理世界是事物的原初存在，它完全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个人经验。他以物理学中的时间、空间和质量这三个事物为例，就物理空间而言，它处处时时都同样是恒定的。它的单位是厘米，而每一厘米，不管应用于何处都完全是等值的。就物理时间而言，它也是同样恒定的，其恒定单位是秒。就物理质量而言，也是恒定的，它的恒定单位是克，也是时时处处都是同样的。总之，在物理世界里，时间、空间、质量都不依赖于经验着的人们。然而当我们把经验着的人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就面对着人的不同的心理世界。在这里，物理世界恒定的尺度就发生了变异，两个世界并不存在着一对一的同步对应关系。同样是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在一个住惯了宽阔房子的人的眼中，它简直小得可怜；可如果把它分给一对正在为结婚找不到房子而苦恼的年轻情人来说，它变得够宽阔了。同样是半小时，如果你在炎热的太阳下做苦活，你会觉得它太长了；可如果你是在愉快的舞会上，与你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你会觉得它太短了。总之，物理世界是对象的客观的原本的存在，而心理世界则是人对物理世界的体验，其主观性是很强的。一方面，心理世界是物理世界的反映，无论如何，物理世界是人的心理活动展开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不

同人的个性不同,原有的心理定势不同,他们面对同一物理世界所构建的心理世界是不相同的,或者说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之间存在着距离、错位、倾斜。心理世界对物理世界的这种距离、错位、倾斜,在科学研究那里是不允许的,因此科学家宁可相信精密仪器的测量,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心理印象;相反,在诗人这里却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这种距离、错位、倾斜正是他个性的表现和心灵的瞬间创造,这正是诗意之所在。因此对于诗人来说,从对物理境的观察,转入到心理场的体验,是他创造的必由之路。刘勰提出的“随物以宛转”到“与心而徘徊”,其旨义是诗人在创作中要从对外在世界物貌的随顺体察,到对内心世界情感印象步步深入的开掘,正是体现了由物理境深入心理场的心理活动规律。

“随物以宛转”,强调诗人对客观世界的追随与顺从,也就是强调作为本原存在的物理境是创作的起点与基础。“存在决定意识”,诗人的创造作为一种意识活动,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客观的世界。“物”,或者说“物理境”即是我们所说的生活,是诗的创作链条中的第一链。诗人一定要以非常谦恭的态度,“随物以宛转”,长久地、悉心地在“物理境”中体察,而不是匆忙地拾取零碎的表象拼凑自己的世界,才会有深厚的根基。对此,古代诗论有丰富的论述。《礼记·乐记》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感物而动,故形于声。”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后来许多诗人都沿着这一唯物主义思路,反复强调创作之前的“身历目到”。如杨万里说:

“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先焉，而后诗出焉。”（《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把这个意思说得最透彻的是王夫之和金圣叹，王夫之说：“身之所历，目之所到，是铁门限。”（《姜斋诗话》）金圣叹则说：“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水浒传序三》）“随物以宛转”的说法，不但与上面所引述的看法完全一致，而且还特别强调诗人在“物”或“物理境”面前应有的虔诚、皈依、归顺的态度。“宛转”者，即曲折随顺之意，要求诗人之“心”完全服从“物”的支配、调遣，要求诗人按物之原来的形体状貌如实地去体察和了解。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歌德才说艺术家在用尘世的事物来进行工作时，是自然的奴隶。

然而，刘勰深知，外物若不转变为心中之物，创作仍然是不可能的。于是紧接着“随物以宛转”，又提出“与心而徘徊”，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要从物理境转入心理场。诗人如果只“随物宛转”，永久滞留在物理境中，就只能永远当自然的奴隶，那么他就只能成为一个机械的刻板的模仿者，不可能成为创造者。他眼中也就只有物貌，而不会有诗情。他最终也就丧失了诗人的资格。从这一点看，“与心而徘徊”比“随物以宛转”更为重要。所谓“与心而徘徊”，就是诗人以心去拥抱外物，使物服从于心，使心物交融，获得对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心理场效应。这一思想是刘勰反复强调的。他在《诠赋》篇中提出“睹物兴情”、“物以情观”的思想，《神思》篇中又提出“神与物游”的说法，而在《物色》篇的“赞”词中又强调“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上述这些说法虽有细微区别，但其旨意都是讲不能滞留于物貌的了解上面，而要以情接

物，使物成为诗人目中心中之物，成为一种心理印象，成为一种与物貌的僵死状态不同的、富有诗情画意的图景。铁钦纳在谈到由物理境转入心理场问题时举例说：热是分子的跳跃；光是以太的波动；声是空气的波动。物理世界的这些经验形式被认为是不依赖于经验着的人的，它们既不温暖也不寒冷，既不暗也不亮，既不静也不闹。只有在这些经验被认为是依赖于某个人时，才有冷热，黑白、彩色、灰色，乐声、嘶嘶声和呼呼声等效应（参见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饶有意思的是刘勰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指出过这种现象了。他在《物色》篇写到“与心而徘徊”后，也举《诗经》中的艺术描写为例，他说：“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漙漙”拟雨雪之状，“喑喑”逐黄鸟之声，“嘒嘒”学草虫之韵……。”他的意思是这些事物本来都是与人的感知、感情印象无关的（即物理境），但经诗人“与心而徘徊”之后，就用“灼灼”、“依依”、“杲杲”等具有感情的词去着色，而使无感情的事物带有感情色彩，这其实也就是铁钦纳所讲的心理场效应了。至于说到在诗歌创作中，诗人注重“与心徘徊”不自觉地运用了心理场效应，则在历代诗歌中几乎成为一种“惯例”，举不胜举。如物理时间，那是恒定的，无论年、月、日，是多少就是多少，既不会多，也不会少。但在诗人的心理世界里，既可以把它拉长，也可以把它缩短，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采芣》），把一日拉成三年，“人寿几何？逝如朝霜”（陆机《短歌行》），把几十年缩短为几十分钟。“来日苦短，去日苦长”（同上），则在一句诗中既把时间拉长，又把时间缩短。又如物理空间，也是恒定的，以山水而论，它们的存在及状貌形态是

不以人的经验为转移的，可是在经过诗人“与心徘徊”后，在他的心理世界里，就可千变万化，如王维的名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就写出了水与山在诗人眼中心中的变幻。此外，像“一雁下投天尽处，万山浮动雨来初”；“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都是“以情观物”，都是心理场，物在这里被诗人之心自由地支配和调遣。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歌德在说完作家要做自然的奴隶之后，又强调作家要做自然的主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对此也进行过深入的理论的探讨。如宋代画论家郭熙说：“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尽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泊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状，冬山惨淡而如睡。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则烟岚之景象正矣。”（《林泉高致·山水训》）郭熙所说的“斩刻之形”、“刻画之迹”，实际上是指不在人的经验中的山水的原初存在，即山水的物理境，而他所说的“见其大象”、“见其大意”则是画家“与心而徘徊”时的眼中、心中的印象，即山水在画家那里所形成的心理场。清代画家郑板桥著名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说法，则把画家那里所形成的心理场，分成了由浅及深的三个层次，说明“与心而徘徊”是一个不断深入、变幻的过程。

诗人和科学家在对待心理场问题上分道扬镳。心理场作

为人的一种主观印象，对科学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陷阱。科学家若是依赖心理场效应，他可能掉进偏见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但对诗人来说，诗所反映的生活就是经过诗人心灵折射的生活，因此心理场正是他求之不得的诗情与画意，他之所以要“与心而徘徊”，不正是企望它的出现吗？物理境属于全体，而心理场则属于个人。个人的背景经历、文化修养、审美理想、需要动机、气质才能、情绪心境不同，对同一事物“与心徘徊”也就会大异其趣。文学正是依靠了每个作家千态万状的心理场效应，而呈现出花团锦簇、仪态万千的风姿。

然而，“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是对峙的，物理境与心理场是疏离的，“奴隶”与“主人”是对立的。怎样解决这种对峙、疏离和对立，由“随物以宛转”深入“与心而徘徊”，由物理境转入心理场，由“奴隶”变成“主人”呢？对此，中国诗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叫做“感”。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杜甫说：“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上韦左相十二韵》）元稹说：“凡所为文，多因感激。”（《进诗状》）李梦阳说：“天下无不根之萌，君子无不根之情，忧乐潜于中而感触应于外。”（《梅月先生诗序》）这里所说的“感”、“感激”、“感触”，不是单纯的感知，不是搜集材料，而是面对“物”的凝神的体察、体验。当然这种体察、体验可能是一瞬间的把握，也可能是长久的揣摩，无论怎样都是一种投入全副身心的审美的观照。这种观照越是深刻，从前者转为后者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通过诗人之“感”这一道窄窄的门，才能进入“与心徘徊”的自由天地，转入心理场的纷然杂陈的世界，并由自然的“奴隶”变成能够调动大千世界